

认真生活，告别才有意义

□周琴

10月29日，奥斯卡获奖作品《入殓师》4K修复版在全国热映。《入殓师》曾在世界范围内收获观众的感动与好评，揽获国际电影节数十项大奖，影片于2008年在海外上映。此番4K修复版引进，也令广大中国影迷感叹是“一场跨越13年的赴约”。

《入殓师》是一部具有日本民族对死亡理解特点的作品，十多年后再看这部影片，随着年龄的增长、境遇的不同，不少人关于“如何认真生活”、“如何消化死亡”等问题，似乎又有了新的答案。

电影由泷田洋二郎执导，久石让配乐，本木雅弘、广末凉子、山崎努等主演。讲述了大提琴手小林大悟阴差阳错踏入殓师行业的故事。在工作的过程中，他见证了无数次分别，从最初的排斥变为理解和尊重，这份特殊的经历也成为了他重寻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认真生活，活在当下，也许是给观众最直接的感受。特别是在疫情常态化的这两年，我们周遭的环境、行业，包括每个人的心境都发生巨大变化。唯有活在当下，认真生活，才是应对变化不变的真理。

从大提琴手到入殓师，以前拉琴的手变成送别往生者的手，心里的落差可谓巨大。如若大提琴手小林躺在过往的“体面”中不作改变，一家人的生存都可能面对问题。而选择应对挑战，去过被外界充满误解却能养活自己的生活，小林的人生也迎来巨大变化。他跟这份工作和解，跟不理解自己工作的妻子和解，也跟抛弃他的父亲和解。

认真生活的人，生活也将报之以歌。《入殓师》里，有很多认真生活的普通人，为了乡邻不得不关掉澡堂的老奶奶、火葬场的“守门人”、以及说过“想要活着就要吃东西，既然吃，就要吃最好的”那位社长……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将来临。而因为有了对生活的认真热爱，遗憾才少一些，最后的认真告别才更有意义。

在为澡堂老奶奶纳棺时，入殓师为老奶奶戴上的围巾，是她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也曾热爱生活的“证据”。真正到了最后一程，火葬场的“守门人”说着“死可能是一道门，逝去并不是终结，而是超越，走向下一程。我作为看门人，在这里送走了很多人，说着路上小心，总会再见的”，既是对老朋友澡堂老奶奶的告别，也颇有些许深刻的意味。

在漫长的人生中，爱与分别不一定相悖。即便终将告别，想到未来终会相遇，内心的平静会更多一分。

导演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的桩桩件件，配乐大师久石让温柔的乐曲抚平所有的难以释怀。正如导演写给影迷的信中所言，这些源自真实生活的“看似平静的场景下却蕴藏着无限的情感张力”。

当然，影片中的一些人物设定，在十多年后的今天看起来，有些滞后。比如很多时候都保持着笑容的女主，她是典型日式贤妻的“女主”形象，却在美丽之外存在感很弱。在眼下“她力量”觉醒的当下，在不少如《东京女子图鉴》《黑色皮革手册》《我的恐怖妻子》《风的新生活》等关注女性成长的日剧叫好又叫座的背景下，这样传统日式女性角色，在过往可以靠颜值打天下，但在如今却少了些“价值输出”。

但瑕不掩瑜。十多年后再看《入殓师》，很多人依然哭红了双眼。毕竟，跟单薄的“常回家看看”、“活在当下”比起来，文艺作品的力量附着在人物故事中，有着更能打动人的力量。我知道我们终将重逢，但在此之前，我们要好好生活、用力拥抱、彼此陪伴，才算不负此生。

流量明星跨界『占道』专业艺人路在何方

□郑丽娜

大约在五年前，主打跨界的音乐类比赛和喜剧节目横空出世。节目邀请影视、娱乐、体育、文化等领域的明星嘉宾跨界表演音乐剧、舞台喜剧，突破固有娱乐边界，为观众奉献了众多精彩的跨界表演。当时，跨界作为一种新潮的娱乐概念为综艺节目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跨界表演也让人眼前一亮。

然而，五年过去了，重新审视跨界的形式和内涵，显然已经大相径庭。如果说，五年前或者正常的跨界还是基于艺人专业之外的半专业能力，今天的很多跨界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咖位和流量。这也造成了一组矛盾现象：对于流量明星，行业门槛越来越低；对于专业艺人，行业门槛则越来越高。具体来说，一个人不管因什么而火（选秀、直播、短视频甚至八卦新闻），一旦拥有了流量，跨界参加综艺节目、唱歌、跳舞、拍影视剧等几乎风雨无阻；相反，在文娱行业，如果一个人没有名气，哪怕专业能力超群，也未必能依靠专业谋得一席之地。

跨界本身并非贬义词，文艺界跨界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文学界名家大家中不乏新闻工作者和编而优则写的编辑，海明威、马尔克斯、金庸等人的故事一直为人称道。而在影视界，这种现象则更为普遍，写而优则导，演而优则导，摄而优则导的大有人在，而且很多人都在跨界转型中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分析他们跨界成功的原因不难发现，虽然所跨的两个行业差异巨大，但是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因为行业间联系紧密，合作多、交叉多，在一个行业浸润久了，耳濡目染中便可摸清另一个行业的门道。再加上早期积累、天赋、后天进修等，跨界只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但是，当跨界渐成一种风气，流量取代天赋、能力和专业水平成为进入所有行当的敲门砖，跨界行为也开始被频繁诟病为“不务正业”，很多跨界人不再是水到渠成地成就另一番事业，而是急于求成地“分一杯羹”。

文娱圈跨界乱象覆盖面非常广泛，但是最为典型的首推影视行业。这种情况不难理解，“天价片酬”等诱惑的确不小。前些年，不少影视剧专为跨界而来的流量小鲜肉量身打造角色，尽管磨皮、特效、替身、绿布、抠图等能用的辅助手段全用了，还是挡不住口碑扑街，演技饱受诟病。去年播出的某演技竞演类节目中，不少男团女团偶像登上专业舞台尬演，节目嘉宾直接怒批：演员门槛这么低吗？所有人都要到这里分一杯羹？一位老戏骨甚至留下了引发广大网友共鸣的“三如”论：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

“唯流量”跨界乱象势必产生一系列不良影响。首先，靠着流量跨界的明星挤走专业艺人，势必拉低行业平均专业水准，影响作品质量；而专业艺人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施展，只好绞尽脑汁博出圈，走捷径，荒废专业，最终在行业内部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不利于行业的长远发展。其次，在追星氛围下，文娱圈风向对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有着直接的影响。步入一个行业，不靠天赋，也不靠专业能力，而是靠流量和咖位，这种现象所传递的择业导向和价值观层面的东西是极其可怕的。努力重要吗？吃苦修炼本领重要吗？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成功有流量捷径，谁还会自找苦吃？

究竟是“唯流量”导致了跨界乱象，还是流量明星争相跨界导致了不同行业对流量的偏爱，前因后果似乎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互利互惠”导致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整个文娱行业的良性发展。流量明星四处跨界，专业艺人却无路可走。

近年来，“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在各个行业被反复提及。何为专业？要么专门从事某项职业，要么在相关知识、经验、技能等方面有足够的积累。无论是演艺行业，还是各种艺术门类，对基本功、天赋、经验等都有严格要求。以戏曲为例，戏曲演员从小要训练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等基本功，为了完成舞台表演，日后还要每天保持一定的训练强度。其实，各行各业都与之类似，不仅要求基本功和天赋，还需要后天不间断的学习和练习。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批评的并非跨界本身。歌手跨界演员成功者有之，演员跨界导演成功者有之，歌手、演员跨界主持成功者有之。但是盲目跟风，不靠实力靠流量，哪都想去分一杯羹的行为并不值得提倡；专业艺人一时受挫而为找捷径荒废专业的行为更要及时修正方向；行业选人首先考虑咖位而不是专业水平则迫切需要整改。有两句俗语说得好：“十年磨一剑”“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分得清专业还是混混。盲目跨界只能自毁前程，专业艺人全力做好自己，是金子早晚会发光。

据《光明日报》

《乌海》口碑票房为何陷入『乌海』

□孙佳音

10月29日，电影《乌海》正式上映。这是青年导演周子阳的第二部长片作品，四年前他凭借处女作《老兽》横空出世，获得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特别奖。这一次，除了涂们的客串，他还邀请到黄轩和杨子姗两人担纲男女主角。但上映五天，《乌海》累计票房还不到900万元，排片占比已经跌到了不足5%，远不及此前市场预期，即便在对文艺片相对更加包容的豆瓣，网友也只打出了6.1分，堪堪及格。

可以说，《乌海》在口碑和票房上都陷入了一片“乌海”，令人懊丧。但这到底是为什么？

片如其名，主人公杨华（黄轩 饰）所面对的是一片乌黑深沉的欲望之海。电影里，这个曾经春风得意、也曾爱情美满的已婚男人，仿佛陷入了一场无止境的坠落，他投资失败、债务缠身，被朋友欺骗、被妻子误解、被岳父嫌弃，一步一步被逼入绝境。尤其，每每似乎出现转机的时候，却发现迎来的是新一轮的不幸，令人窒息。

11月1日晚间，导演在社交媒体发表长文诉衷肠，说自己拍完《老兽》，虽然片子拿了些奖，但自己连着几年没什么收入，生存压力颇大，“记得当时我每天一睁眼就有账要还，每天被无数个催款信息轰炸，但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生活变得很艰难，也很痛苦，唯一的支撑和快乐就是进行中的剧本创作，残酷的生命体验伴随着极致的创作状态，包括身边的朋友意外离去，而我也把这些最真实的感受都放到了杨华这个角色里。”于是，《乌海》里的杨华过得辛苦而压抑，欠债、贷款、出轨、吵架、放火、车祸，激烈的冲突，密集的情节之下，观众倒是不会瞌睡，也不大舍得跑去厕所，但太多的矛盾、冲突以及挫折与不幸，一方面有生硬堆砌之嫌疑，另一方面也仿佛将观众摁进难以呼吸的黑暗里，却忘了拔出来一样。导演确实对无休止的欲望和扭曲的价值观进行了反思和质问，但他没有给出任何解决方案，这让观众很难接受。

如果说《乌海》在思想内核上延续了导演处女作《老兽》对社会问题的反思，那么其在创作手法上更加延续了前作的超现实主义的表达，意象隐喻的象征手法和超现实的荒诞场景叙事，愈发成为了周子阳电影的标志性技法。

《乌海》一开场，杨华通过手机视频正在看非洲肺鱼。这是一种生命力极其强大的生物，河道干涸后，它们会深藏于淤泥中，用吐出来的唾液把自己裹住，“它最长能存活四五年，直到有雨了再从土里钻出来。”周子阳并不讳言自己如此安排的用心，“为了生存，生命都可以变异，这个和电影的主题就很像。”只是，片中出现了很多这种短视频影像，包括生了多胎婴儿的画面等等。你可以感受到导演想要对媒介本身进行思考，用短视频来作为时代的记录，但这无形中电影的叙事节奏造成了一些破坏。

更为致命的是，导演所制造的现实与超现实的对比和冲突，大多时候显得过于刻意和缺乏必要。比如，一个个能金钟倒立做瑜伽的老头老太，开篇出现之后，再没有了交代；比如，那些民乐演奏者，帐篷着了大火，他们还能镇定自如地演奏；比如杨华爬进一个恐龙雕塑的嘴，躲进它的身体过夜，除了影像意义上的美感和隐喻，也着实令人狐疑那个恐龙的脖颈如何通过一个成年男人的身体，很是出戏。还有那些沙漠月亮，那些仿佛海市蜃楼的沙漠里的蒙古包，以及导演相当满意的杨华和妻子一同做瑜伽，在包裹与缠绕的动作中形成的欲望挣扎状态……林林总总，短短102分钟电影，导演却塞下了许许多多拼凑出来的魔幻现实主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实部分故事的合理性和顺畅感。

学会在形式与内容之间找到平衡，学会不要一股脑儿“都想要”，或许要比建立起所谓的个人风格，对一个青年导演来说，更加迫切和必要。

据《新民晚报》